

STREET

街道

月刊



中国政府重击黑暗

／新华【北京】

六月，太阳依然鲜亮

／本刊编辑部

吴宓其人

／钟鸣【成都】

爱的歧义

／韩少功【海口】

当个办事的衙役也不易

／蒋子丹【海口】

6 月号

1996年

看! 北京街头的涂鸦

/杨福东 蒋志【北京】

在北京街头,你不经意地会发现一个或并排几个一米多高的怪诞形象——用黑色喷漆勾画的侧面人脸。如果仅这一次,你一般不会在意,这一定是某个顽童所为。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你在当天,或几天后再次外出时,你会在北京的另一处地方再次发现它又赫然出现了。而以后你会在不同的地方频频见到这个同样的怪物。这个鬼影般的侧面人脸,似乎有一种铺天盖地之势。你无法再回避它,而这个人脸显然在对你表露出其作者的恶作剧态度。

这就是北京街头的涂鸦,一个与北京庄重、文明的氛围极不和谐的现象。

据一些居民反映,这种

日益增多的人脸涂鸦最早出现的时间起码在两年之前。

至今为止,我们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墙上、二环路、三里屯汽配街、某些酒吧外面、工人体育馆的售票处和凉亭、新街口……等处均有发现。有人粗略估计在北京市内不少于30处。

所有这些出现的涂鸦人脸均是用黑、红色罐装喷漆制作出来的。

一般用黑色喷漆勾出侧面人脸,有时还用红色喷漆在一旁画勾。涂鸦的作者至今未查明,也未有人宣称对此事负责。

同样的图形,同样的手法,在不同地方出现。这是谁干的?他/他们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

当然这肯定不是幼稚的儿童的即兴之作。据说,涂鸦作者是一位“流浪艺术家”,前些时候已离开北京,现正在意大利某些地区的商店橱窗上故伎重演。



安定门立交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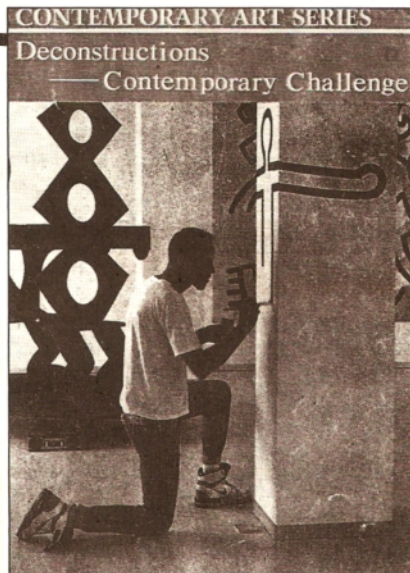
/杨福东 摄影

而一些美术圈内的人评价说这种涂鸦行为是对80年代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风行一时的“涂鸦艺术”的模仿。这种“涂鸦艺术”现已堂皇地进入西方现代艺术的殿堂,被认为是与新表现主义同路的,对当时处于主流的极少主义的禁锢的解放。从60年代开始少年恶作剧者们就以民间好汉对待法律的那种轻蔑开始经常性地在整个纽约城的MTA(城市交通局)地铁列车上作笔绘、喷画或“投弹”。对于大多数地铁乘客来说,随地的强行涂抹是对公

共墙界的侵占,简直构成了毫无魅力可言的蓄意破坏的犯罪行为。然而,到了80年代,“涂鸦艺术”在社会上逐渐造成影响,并且获得在画廊、博物馆和美术馆公开举办展览的机会,这等于说获得了类似纯艺术的认可。同时一批代表人物如哈林、沙尔夫和巴斯奎特等一跃成为了国际名星,他们的图形甚至被商业社会消费。其中以哈林最为著名,哈林风格的卡通图形被印制在T恤衫上到处销售。这也在中国青少年的前胸和后背上出现过。

西方“涂鸦艺术”的样板和成功,无疑是京城涂鸦者的动机来源,许多人包括艺术界人士对此褒贬不一,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对西方涂鸦艺术的简单模仿,和其对法律不明智的对抗心理,基本上是幼稚的。从这些评论,也反映出当前国内艺术界对学术品位和历史定位的更高要求,创作中严肃而理智的思考正在受到普遍推崇。

而北京公众的看法又如何呢?在有涂



哈林在美术馆进行“涂鸦”创作

图片提供/杨福东

鸦出现的地方,我们询问了一些过路人。

经济学院一个中年教师说:“起先,我也没注意到这些随意的涂在墙上的东西,后来见到其它地方也有,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想肯定不是好人,不然不会这样肆意破坏!”

一个路边饭馆的老板说:“这早就有了,这肯定是一群十来岁孩子瞎闹,没事玩了,应该管教。”

一个过路人说:“我也觉得奇怪,这不应该算艺术吧?……这我说不好……”

一个路过的外地民工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我好像在其它地方也见过。”

某大学一个学生说:“以前听说过国外有干这种事的,国内具体的我不清楚,这个就叫做‘涂鸦艺术’吗?”

中央美院的一个美籍留学生说:“这在我国也是要被警察抓的,他们(指涂鸦者)以这个找刺激,体验在危险环境中搞破坏的刺激,警察一来,他们就逃。听说在某些国家专门为他们指定了可以涂抹的街区,如在另一区涂画属于违法,好像是在西德……”

某建筑设计师说:“如果是艺术,不该以这种形式出现,这不太好。”

一个“老北京”说:“这种人要在过去,有他十几年牢好坐”。

某居委会干部说:“应该抓起来,这太有碍市容了。”

一个路过的警察表示:“只要一查到他,发现他,一定逮起来!”

可以看到,公众对这个京城涂鸦现象的态度基本是:不理解,反感和抵制。

(责任编辑 芦苇)